



Feasibility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omparative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Mayan

REN Mengying

Institute of biostatistic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Language, in its fluidity and symbolism, offers new vantage point for anthropologists. A cultural relevance has been recognized between Mesoamerican cultures, specifically Mayas and Sinitic cultures. In addition to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Mayan language and its decoding histor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circum-Pacific and Sino-Tibetan language comparison s made possible. This study hopes to promote further systematic, comparative linguistic research between old and new world languages.

Key words: Mayan; Chinese;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玛雅语与汉语比较研究的历史背景与可能性

任梦莹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物统计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摘要: 语言以其任意性和作为“活”的材料, 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玛雅文化为代表的美洲古文明一直疑似与中华文明存在渊源, 但确凿的联系没有得到公认。本文简要介绍了玛雅语言的特点和研究历史, 结合泛太平洋地区和汉藏语系的比较语言学成果, 探讨了从多方面对两种语言做比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并呼吁对相应地区涉及有考古证据的所有相关语言与玛雅语言的大规模系统比较, 以真正揭示两种语言的“源与流”。

关键词: 玛雅; 汉语; 语言人类学

一、语言人类学的发展

索绪尔认为, 语言既存在差异性, 也具有普遍性[1]。这里的语言一指带有社会属性的个别语言, 二指从各个不同语言中抽象出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语言。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毋庸置疑。时间因素既使语言符号具有不变形的一面, 又使语言符号具有可变性的一面。然后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社会符号, 其本质的差别就在于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说是任意性的[1], 笔者认为这是语言人类学存在的基础。所谓语言人类学或者人类语言学, 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相结合而出现的边缘学科。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本是人类语言, 但语言无不和各类人的共同体及其文化相联系, 每一种语言都是存在于古今各类人的共同体之中, 甚至可以说语言的结构包含了这个民族对于宇宙结构的理论[2]。

在比较两种文化的时候, 最任意的因素

往往提供最佳的证据。以往的研究证明, 通过语言的研究对不同人类群体特征及其文化的认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3], 语言本身就是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 而语言的演化很有可能反映了族群之间的远古联系及交流。语言比文化中其他所有因素都更具有任意性。对大多数词汇来说, 它代表的含义与它使用哪种声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如果能够在两种文化在语言的词汇、结构特别是声音系统的选择上神似, 那么几乎可以确信存在历史性的联系[4]。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 从语言的起源看人类的起源和发展; 从语言特点看人类思维特点; 从语言看民族发展变化的特点; 从语言研究人类文化; 从语言接触看民族接触和文化传播等等[3]。对于得出人类学结论颇有指导意义的方面在于, 从语言看民族发展变化的特点, 以及语言的起源可能昭示的民族之间的血脉联系。

二、中美洲文明的华夏起源说

中美洲古文明与中国的上古社会相比，有一些神似的地方。比如都属于农业民族并且在种植活动中结合人工灌溉，在建筑上都已开始使用实惠粉刷技术，并都具有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在社会和家庭组织上推行严格的父系制度。有趣的是，在中美洲的一些建筑上发现有类似于中国的“龙凤”一类的雕刻作品，而在当地被当雨神而备受崇拜的“羽蛇”在外形上几乎可以和中国的龙乱真[5]。美洲也有用蛇、兔、鹿、狗、猴、虎等十二种动物来纪念的“生肖”系统[6]。中美洲的玛雅人也会把放在纪念碑前的献祭台做成乌龟的形状。在他们的神话中，兔子常常和月神发生联系。在对玉石的爱好上，玛雅人与古代中国人有许多共同处，如将玉赋予特殊的品德[5]。这些零星证据虽然以科学的标准看上去不那么“硬”，但实则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因为它们具有足够的“任意性”--与材料、功用、简单的逻辑无关[4]。

关于亚美文明同源之说，最早见于西班牙耶稣会士埃克斯特，他猜测亚美大陆在某一个地方以大陆桥相连接，古代美洲居民是通过大陆桥步行从亚洲迁居过去的。与西方的传播学说并行存在的是中国的“殷人东迁”说。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是当地土生土长演进而来，而是从别的地方迁移到美洲大陆的，其中来自亚洲的在时间上大致可以一分为二：

1. 三万至一万年[7]从亚洲东北部经白令海峡迁移到美洲

在阿拉斯加陆桥尚未沉没、白令海峡形成之前陆续迁入，此为考古和人类学界公认。

2. 中国人自四至二千年前始迁入

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发掘物品中，偏刃石斧等加工独木舟的专用工具在辽东半岛、黑龙江、朝鲜、日本和北美地区都有发现[6]。自河姆渡文化被发现以来，在宁波、绍兴等地出土大量加工船只的专用工具，以锻石铈为代表；在南太平洋乃至秘鲁、厄瓜多尔都有出土[6]。考古学一般认为这样精致的工具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步制造出来，应为产地的人迁移别地而保留至今。这说明

还存在一条太平洋中部、南部的航线。存在大量的旁证，不一而足，如委内瑞拉学者认为公元 700 年左右(中国的初唐和中唐时)来自此地的移民是美洲的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祖先之一，并且与印加王朝的建立有密切联系[6]。古代百越人漂流至太平洋各岛的事实已被确立，到南美洲西海岸本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比较著名的有史料记载的事件是法显东渡。法显于公元 412 年 12 月到达美洲，并且安全返回。

可以看到，前者是在中华文明出现之前。所以至少后一种途径有可能涉及两种文明的交流。

三、玛雅语言的特点与研究现状

玛雅语言是一种多词素语言，它的一个单词相当于英语或法语中的一个句子。这种结构同汉语非常相像[8]。玛雅文字是刻在矩形石块上的雕刻凹线所组成的图案(图 1)。每一个图案(字符)都由几个附加字符围绕一个主字符组成，其中，附加字符为词缀，根据它们所在位置的不同，确定为前缀或后缀。这些字符可以连成句子，念时两个一组，顺序为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句子通常以一个日期开始，伴有一个表示事件的“事件字符”，随后是动词谓语。主语，代表主语的字符通常跟随表示“职衔”的字符，这就是一个普通句子的一般结构。在一些更为复杂的句子中，动词组与主语组之间还插有宾语组，用以说明一些具体的事件。

如同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一样，玛雅文字有 900-1200 个既表音又表意的字符，也就是说，各种字符既可以作为图画符号来读，也能作为语音符号来读。例如，发音为 KIN 的字符表示带四片花瓣的花朵，同时也可以表示为太阳、白天、时间、时期等多种意思。一般来说，这种音意结合的字符在外形上有一定特征：它是由两个辅音围绕一个元音组成；倘若是单表语音的字符，则结构为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排列顺序不限。这两种类型的字符再加上表示补充发音的词缀(通常为后缀)，就能准确读出单词。例如，词缀 NI 用来表示末尾辅音为 N 的字符的发音，



图 1 玛雅文字书写的段落 Fig.1. Visual construction of Maya glyphs [9]

诸如 KIN、TUN 等字符[10]。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除了三种类型的字符(音意结合、表音字符以及补充发音)以外,玛雅文字还具有符号多样性的特点--即存在多种符号(用来代表单个字母的图案)同时表示一种含义的表音字符,或音意结合字符[3,11]。例如,表音字符 CA 可以用 9 种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产生这种复杂性是与玛雅语族的众多书写材料(石碑、骨等)的不同,以及年代流逝的久远分不开的。

探求玛雅文字奥秘的工作一直可追溯到 16 世纪。大量玛雅文献在殖民时期被当作异教邪书而付之一炬,幸存的三本书分别被收藏在英国的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法国的巴黎图书馆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国立图书馆,它们的名字也都以收藏地命名,分别被称作“德累斯顿抄本”、“巴黎抄本”、“马德里抄本”。由于无人知晓书中内容,18 世纪前后,文明研究热在欧洲兴起之后,所剩无几的玛雅书籍才受到关注。西班牙征服时期兰达主教记录的资料为玛雅象形文字的解读大大缩短了时间。在这部手稿中,兰达记载了他邀请一位有文化的玛雅人解释象形文字的经过,并

请他写下了玛雅字母表(图 2)。由于在当时用拼音拼写的玛雅文字是音节文字而非字母文字,这个“字母表”实际上只是玛雅文字音节的部分列表[12]。兰达字母表的作用就像埃及象形文字解读过程中的罗塞塔石碑。正是借助于兰达的记录,从 1880 年起,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的首席图书管理员、被誉为“象形文字研究之父”的德国人弗斯特曼经过长达 14 年的努力,终于解读了部分象形文字。直到现在,专家们通过四个世纪的艰苦劳动与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玛雅文字中那些凹凸曲线所代表的音节以及语法都已基本被解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解读的文字几乎都是涉及天文、数学、历法方面,这使人们不禁怀疑,是否玛雅人仅仅关注高级智力活动而对人间烟火不屑一顾[3,1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玛雅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崭新阶段[5]。研究者已经能够提出玛雅文字中有关语言差异的复杂观点,能够分析语法结构,能够辨别出各种文字符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极其演化脉络,并能够对文字系统中的某些符号的起源提出一些假说[12]。从语言学



2 兰达构建的玛雅字母表 Fig.2. The alphabet by Bishop Diego de Landa [9]

角度出发的文字研究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玛雅文字学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四、玛雅语言与汉语比较可能性

玛雅人是按照他们的语言来定义的。在今天，仍有数百万人说着他们祖先的语言[11]。尽管玛雅语族系众多，这是多样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分处各地导致方言变异的结果，但是统一的玛雅语族无疑是他们最好的种族和文化的纽带[8]。说玛雅语的人可能正是这一地区最早的定居者，作为真正的主人，他们在这块领地上留下了数千年文明遗迹。从文化的统一性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有任何其他民族控制住这一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玛雅人讲同一种被语言学家称为原始玛雅语的语言。后来，从原始玛雅语分离出Huastec和尤卡坦语。讲Huastec语的居民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讲尤卡坦语的居民则分布在尤卡坦半岛和中央区域的部分地区。大体来说，北部低地地区讲尤卡坦语，南部低地地区讲乔兰语[12]。大约在公元前400到300年，玛雅低地地区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似乎刺激了玛雅文字体系的诞生。这一时期，玛雅社会已经发展称为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阶段，文字的主要用途就

是系统地记录通知阶层发展的状况[12]。玛雅语言的众多方言保持着令人惊异的地域封闭性[8]，而农业核心地区往往有着很高的语言多样性。众所周知，玛雅文化的突然兴起是与某个语言族群相关的，而语言学家早已经知道，特定语言族群的绝不是一夜之间兴起的，至少不像中美洲主要文明的兴起那样突然。特定人群所使用的语言反应了他们来自的核心地区原先使用的语言。这些核心地区可能原先用多种语言在使用，其中一些在原使用地区逐渐被淘汰，但在“殖民地”被保留下来，故人群迁移的历史可以从语言中找到痕迹[13]。本文讨论的是玛雅语言当中的两个主要语族即尤卡坦语和乔兰语。若将视野放远至整个美洲，时间轴上溯至更早，可借鉴的比较语言学的先例不是没有：有语言学家提出Penutian(佩纽蒂语群,美国西部的北美印第安语群)与西伯利亚的鄂毕河-乌戈尔语有强烈的相关性[4]；大洋洲的Austronesian语族与菲律宾、台湾的澳亚语系关系十分密切，都继承着五千年前中国东南部语言的内容[6]。

语法方面的比较空间有限。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能做如文献[14]那样的全面比较，涉及名词形态、形容词、代词、动词、数词和量词、语气词和感叹词，以及短语结构、句子成分、单句类型、复句模式等等。著名的“语

言相对论”指出，“不同语法的使用者，注定对于非常相似的事件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评价，所以他们不是等同的观察者，也必然形成不同的世界观”[2]。然而，中美洲文字的使用和当地的艺术特别是图画的传统紧密相连。各民族的文字在早期阶段几乎都以图画的配文形式出现，或者直接作为图画的一部分嵌入其中，不可分割[5]。其字形更接近古埃及的圣书体字，和苏美尔人以及中国的文字相比，在艺术装饰性上有过之而在文字的独立性和抽象性方面远远不如。另一方面，中美洲文字在社会功能上带有较强的局限性。文字的中美洲的古代社会中一直都是少数人掌握的特殊的文化工具，直接服务于政教合一的酋长国家的统治阶层。文字作为普通的交流工具的职能基本没有得到发挥。

从字形来看，玛雅文字与中华文字同为象形文字。近代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泰斗萨皮尔一直想证明的一个结论，就是北美的拿的内语族与东亚的汉藏语系同源[15]，成为本文写作的初衷。文献[13]给出了很多系统的语言学证据，阐明了激进的语言学家 Fahey 对萨皮尔观点的认同，即玛雅语言可认为属于汉藏语系(的某个远古分支)。所谓语系语族只是人为的定义，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语言的动态演变是与具体的考古事件关联的。当然，作为唯一完全破译的美洲土著语言，玛雅语有其特殊性。玛雅文字的书写元素是以圆点(实心和空心)、直线、棒条、弧线、曲线、圆框等为主[5]，基本要素似乎与中文极似，但书写效果却像作画。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是先将玛雅文字按其基本元素抽象化成为类似汉语方块字再与汉语进行比较，或者将两种文字都还原为它们对应的“象形”，再进行社会学的比较。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的 Martha Macri 负责的“玛雅象形文字资料库”项目标注了玛雅艺术品和古抄本中出现的全部象形文字，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从两个民族分异的视角来看，重建远古的联系似乎语音的比较有更多的意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东干人，现居中亚各国，起祖先系清朝陕西和甘肃起义失败的回民部众。东干人已经推广使用一种与俄文相近的

文字，但口头语言仍为清末陕甘方言。与此类似，我们可以从玛雅的口头语言中找寻一些痕迹。如玛雅语中“西”发音为 chik'in，“日”(太阳)为 chi，“抓”是 chua-ah，等等[5]。玛雅文字中存在着大量从表意符号中提取出来的音符，让上述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比较可从语音材料的三大方面进行：调音要素(口腔、鼻腔、咽腔的发音活动)，嗓音要素(如挤喉音，气化音等)，音高、时长和强度；另外还有语言的节奏[16]。更多的语言材料可从网上获得。(http://www.famsi.org/reports/96072/grammar/index.html)

五、结论

汉语与中美洲文字的比较是有可能的，并且有理由相信这种比较是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玛雅语系之所以成为一个自然的代表，只因印加人“结绳记事”，而阿兹特克语是对玛雅语的拙劣模仿，二者即便与中华文明有渊源也难从语言上考证。若将研究更细致下去，美洲印第安人的九大语系(或说十三)，有一部分同东北女真各部的语言有渊源关系，甚至江浙福建的百越族方言[6]。这方面的研究会是很有趣的，但对史料的丰富度和研究者的素质无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语言是社会文化体的重要部分，但又具有了普遍性和抽象性，因而比起其他纯粹比较文化研究更具有量化的潜能——诚然，后者是建立在对现今语言做大规模系统的语言人类学的研究作为对照的基础上的。而且语言材料自身的特殊性(现存的玛雅人就是活的字典)，对其他考古材料的序列性整理不足的缺陷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中国学者蒋祖棣认为，至少在自农业文化出现，止于城市文明繁荣，即玛雅文化的形成期到后古典期前段，中国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到东周末年这期间，根据他们自身的发展演进否定了两个文化之间的传播联系[17]，在此时间范围内，两者的文化发展逐渐分道扬镳，其“文化连续体”不复存在。但不可否认，两个文化区的全部关系并未被揭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自然崇拜的宗教观念与玛雅社会的宗教观念的相像，似乎就是某种相同传统的子遗[17]。联想

到分子进化学，人类的语言也处在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中，孤立地看待貌不相关的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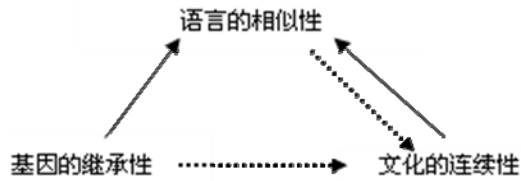


图3 语言、基因和文化遗产的相关性 上图箭头表示前因后果，虚线表示此因果关系未必被人所观察到。
Fig.3.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inheritances of gene, language, and culture. Solid lines represent the observable causality, and dotted lines represent the causality not always observable.

语言即下结论认为没有历史上的互动，是很草率的。我们只有对中美洲语言与东亚、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各语言做系统的全面的比较，方才梳理出各种语言所代表文化的“进化”关系[13]。图3阐明了笔者的观点，语言的相似性一定昭示着基因的继承性，但基因的继承性不一定能表现出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如现居云南的契丹人的“分子意义上的后裔”）。语言相似的民族一定有其文化上的连续性，但文化上有渊源，在语言上可能难以考证。语言的研究对于文化上抑或血缘上的关系揭示可以起到旁证的作用，但下结论须

持科学审慎的态度并结合多种证据，如分子人类学。

参考文献

- 1.索绪尔(2001) 普通语言学教程. 湖南教育出版社. VII-XI.
- 2.Duranti A (2001)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6-61.
- 3.何俊芳(2005) 语言人类学教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3.
- 4.Jett S (2002) Pre-Columbian transoceanic contacts: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evidence. NEARA ABC Plus Ten conference, Waltham, Massachusetts.
- 5.王霄冰(2006) 玛雅文字之谜. 上海古籍出版社. 9-91.
- 6.连云山(1992) 谁先达到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达到美洲1580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63.
- 7.杨敬敏, 朱东臣(2009) 人类征服美洲时间的多角度探讨. 现代人类学通讯 3:72-76.
- 8.许海山(2006) 古玛雅简史. 中国言实出版社. 316-350.
9. <http://www.ancientscripts.com/maya.html>
- 10.清水岩(1997) 干预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类命运的巨大冲击.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 191-200.
- 11.林大雄(2003) 玛雅的智慧. 台湾:经典人物馆.
- 12.福斯特(2007) 探寻玛雅文明. 商务印书馆. 370-400.
- 13.Fahey B (2004) Mayan: A Sino-Tibetan Language? Sino-Platonic Papers 130.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14.程适良(2000) 突厥比较语言学. 新疆人民出版社.
- 15.乔健(2004) 印第安人的颂歌--中国人类学家对拿瓦侯、祖尼、玛雅等北美原住民族的研究.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10.
- 16.江荻(2002).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 民族出版社.
- 17.蒋祖棣(1993) 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3-195.